

烟台故事·苏东坡知登州④

苏轼中秋舞明月

吴忠波

江水收夏色，寺钟动秋声。元丰八年（1085），润州（镇江）的中秋月明江清。

赴登州上任途中的苏轼，到达润州时刚出未伏，他没有如一般官人那样，揣着委任文书马不停蹄，星夜赶路。在润州，他停下车马舟楫，与老友杜介同游当地名胜金山。他赏月赋诗、游寺访友，与住持佛印谈禅论道。

苏轼与金山有缘。1071年秋冬，他由汴京赴任杭州，第一次踏上金山这块热土。1079年春夏之交，他舟行千里，历三个昼夜，也要像情人约会一般与金山一晤，倾觴吟诗。

苏轼亲近润州，留下近百首诗词，其中为金山“量身定制”的就有10余首，如《水调歌头·妙高台赏月》《金山梦中作》《金山妙高台》《昭君怨·金山送柳子玉》等。

看得出，苏轼钟情于这里的名山、古寺、高僧。

金山原为扬子江中岛屿，陆羽品茗、李白高歌、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都在此地发生。金山寺始建于东晋年间，原名泽心寺、龙游寺，因唐朝禅师法海在此开山得金，重建古刹而更名。寺庙依山而建，锁钥天台，在红黄相间的树丛掩映中，斑驳了秋色。

高僧佛印，饶州浮梁（今江西景德镇市）人。历任江州承天寺、庐山开先、归宗二寺及润州金山、焦山二寺上座、住持。他天资聪颖，工书能诗，尤善言辩。

元丰年间，苏轼与佛印以金山寺为舞台，上演了妥妥的“二人转”。后来在苏轼告老归隐后，还到金山与佛印对谈，他们的故事一嘟噜一嘟噜，在后世流传甚广。

二

这一年八月，苏轼牵挂的弟弟苏辙（字子由）迎来喜讯。八月初六，苏辙以校书郎的身份被朝廷召回，为掌校雠典籍、订正讹误的校书郎。此前，苏辙受兄乌台诗案牵连，元丰二年（1079）八月，被贬为监筠州（今江西高安）盐酒税（五年不得升调）。

苏辙得到新职，感怀赋诗：“读书犹记少年狂，万卷纵横晒腹囊。奔走半生头欲白，今年始得校书郎。”（《初闻得校书郎示同官三绝》）

弟弟刚刚喜迁新职，尚在赴任路上的苏轼并不知情。但是，他从接到知登州令起，就在琢磨弟弟的仕途，他预感到时势变了，弟弟也会迎来机会。临近中秋的一天早上，也许天变凉的缘故，苏轼连打

了几个喷嚏，“晓来频嚏为何人”（《元日》）？

每逢佳节倍思亲，苏轼与弟弟感情极好，每逢中秋自然思念感怀。早在熙宁九年（1076），苏轼在密州三年任职的最后一年，对弟弟的思念到了极致，毕竟兄弟二人七年未见了。这一年中秋之夜，苏轼与友人通宵痛饮，大醉，乘兴写下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这首千古名作：

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
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
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
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

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
此后的元丰元年（1078）中秋夜，苏轼在徐州卧病思念弟弟，于是写下《中秋月寄子由三首》，他写道：“殷勤去年月，潋滟古城东。”“六年逢此月，五年照离别。”“悠悠四子心，共此千里明。”

如今，又逢中秋时节，金山的秋月，银光洒影。苏轼携友拾级而上，登上山顶离地约30米的妙高台。他与友人把酒言欢，婆婆的月影，跌进了眼眸，敲击着心窗。

苏轼又想起了弟弟，情浓处，他邀袁绉咏唱那首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袁绉是一位歌者，名气堪比大唐天宝年间的李龟年，是大宋有名的教坊大使。袁绉唱得曲调清宛，情真意切。歌罢，苏轼翩然起舞，且顾问曰：“此便是神仙矣！”

这就是苏东坡，难怪宋人蔡绦在《铁围山丛谈》中感叹：苏轼这样的文章，这样的人才，都是千年一遇的，后世恐怕很难遇到了吧？

三

我欲乘风去，东访赤松子。
蓬莱不可到，弱水三万里。
不如金山去，清风半帆耳。
中有妙高台，雪峰自孤起。
仰观初无路，谁信平如砥。

本版稿件由《胶东文学》特约刊登

胶東文学

创刊于1982年 2021年再次全国公开发行

● 编辑部电话：
0535-6821982● 发行电话：
0535-6821983● 本地投稿信箱：
jdwxbd@126.com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
CN37-1530/I
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
ISSN1002-3623

邮局订阅二维码



胶东文学微信公众号

往事如昨

一包月饼

戴发利

多少年了，每到中秋，母亲都会给我和弟弟每人一包江南的老式月饼。

它不是一盒月饼，而是一包月饼，用最简单、最朴素的油纸包裹着，外面又加了一层塑封。放在桌上，它静静地躺在那里，油汪汪的，散发着一股琥珀般的光泽。

月饼是父亲生前的一位朋友从江苏江阴寄给母亲的。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四年之久了，每逢中秋，这位朋友都会把月饼寄过来，二十四年从未中断。其实父亲走后，这位朋友与我们家的日常联系很少。至于父亲和他当年是怎样的友情，我也不是太了解。

母亲每年给我的这一包月饼，我都会带回家很认真地吃掉，从不敢浪费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塑封和油纸包装，先看看包装纸上的月饼品牌、品种、成分、生产厂家、地址、日期，逐字逐句地看，感受一下这包月饼在江南小镇从制作、出炉、包装到打包邮寄的过程，再端详一下月饼的品相。它外表是酥皮的，里馅有五仁的、豆沙的、椒盐的。吃的过程，我会一只手拿着月饼，另一只手在下面兜着，兜住随时会掉下来的饼渣。最后，再把包装纸里和手里残留的饼渣一起吃掉。

扔掉包装纸时，我会把它整齐地叠起来，装进袋里，放进小区门外的垃圾箱。我所在的地方，已实现了垃圾焚烧发电，我相信，包装纸会很快转化成一丝电力汇入整个社会的电网中。

我还会顺手到网上商城搜一下这份月饼。它来自传承久远的知名产地，牌子和厂家也都是“核心产区”的百年老字号。那里是典型的江南吴韵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法制作的月饼在清朝已名满天下，成为贡品。

看着月饼，我总在回想父亲这位朋友到底什么样子，父亲在世时我见过他几次，但那时我和他没有过从甚密。接着，我又想起父亲许多往事。我年轻时在单位从事新闻报道工作，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往报社投稿。一天，他兴奋地往我办公室打座机电话，告诉我在一期报纸上看到我的三篇稿件——其实只是一版发了一篇三五百字的消息，后面版面发了两则“一句话简讯”。我知道，父亲放下电话，还会端量这张报纸半天以上，说不定还要收藏起来。

有人说，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。江阴，想起这座城，我就觉得它很温暖。那里有一个我熟悉的陌生人。

二十四年过去，他大概也很老了，或许今年的月饼是他颤巍巍地打发儿女寄过来的。

有人说，沧海桑田，物是人非。而眼前这包月饼，究竟是“物是人非”，还是“物非人是”？

父亲这位朋友一定不会希望我四处颂扬他，我写下这些话，只是为了向一种温情致敬。

亲人、朋友故去后会在天堂相见吗？我希望，父亲的这位朋友，长久地、健康地、幸福地在人世间生活着，享受着子孙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，让他的亲人不要承受丧失亲人之痛。多年以来，很多时候，我甚至不敢肆意地去想念父亲生前的种种情景。可是，我又管不住自己的梦，有些年，几乎是天天晚上梦见他。

中秋，也是金秋。中秋过后，胶东大地很快会迎来烟台苹果的收获季节。弟弟在乡下的省级公路旁边有间工厂，工厂周围是大片大片的优质果园。母亲总会叮嘱弟弟，去田间地头挑选两箱上好的苹果，装箱寄往江阴，寄往父亲朋友的家里。

金秋阳光灿烂，蓝天白云，一派澄明，公路上车流滚滚。您知道吗？此时，有两个小小的包裹，一个从江南寄往胶东，一个从胶东寄往江南，带着暖暖的温情，带着悠悠的思念，跨过长长岁月……